

# 鐵馬金戈大西南 (十三)

楊 森

## 應邀訪汴會張福來

吳佩孚出身貧寒，中過秀才，但他得志以後，一向自視甚高，他對人向來道貌岸然，不假辭色。他手下的方面大將，如馮玉祥、寇英傑等，都是當年手握重兵的風雲人物，然而一到吳佩孚的面前，便誠恐誠惶，垂手肅立，應對之間只有唯唯稱是的份。吳佩孚一輩子只敬服三個人，一是軍事學權威，曾經當過他參謀長的蔣百里；一是他生平第一知己，在他微賤時對他青眼相加，大幫其忙的郭樑丞，郭是他第一任祕書長，最後，便是風骨嶙峋，個性極強的張其鎧先生了。

張其鎧才氣縱橫，吳佩孚對他極為尊敬，他在吳佩孚的左右權力也最大，他不輕易發言，但是他一發言吳佩孚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。這兩位民國要人賓主相處的情形，實在是很有趣的事情。

我在洛陽觀兵，第二天張方巖陪我去見這位名重公卿的祕書長，那天他和我相見，有人說，

這是在對我特別表示親近。

張其鎧相貌清癯，兩隻眼睛特別有神，他見張方巖陪我進去，略略起身表示歡迎。他請我在榻上坐，張方巖則下首奉陪。他和我暢談天下大事，我發現他頗有大志，同時他對吳佩孚未來的飛黃騰達極具信心，那一份堅定不移的信念，很能使人起精神鼓舞的作用。不過他對國際方面的問題彷彿不大留意，因此談來談去都脫不了國內這個圈子，但對孫總理在廣東方面，他倒是十分重視的。那一天我們談了很久，他對我的一些見解和抱負頗加謬許，所以他最後特意強調的向我說：『吳玉帥對你是非常重視的，他早就認為你不是平凡庸碌之輩，你的根基在西南，吳玉帥一定會幫助你培植力量，以便來日讓你主持西南大計。依我之見現在你最好是先回宜昌，一面集合舊部，一面俟機而動，你要時刻記住，西南重任就在你肩上。』

這一次長談使我對張其鎧先生頗為佩服。後來到了民國十六年吳佩孚兵敗，在豫鄂邊境走頭無路的時候，他和張其鎧想起四川來，一行走

到興山灰店舖，張氏帶數名衛兵先行，不料途中遇見土匪，飛來一彈，意思是要他們停止前進，獻出財物。豈知這一彈使張祕書長誤以為中了敵軍的埋伏，當時下令衛士開槍還擊，雙方開仗，張祕書長竟中彈落馬而死，衛士四散奔逃；土匪搜索他們的箱籠行李，其實裏面都是文件和書籍，結果是取走了張氏身上佩的一塊漢玉。由於這樁意外，使吳佩孚十分悲慟，而我也失去陪伴張氏在川東北小遊，並且藉此請教的機會，至今思來，猶以為憾。

直奉戰爭過後，本來是馮玉祥任河南督軍，率領他的十一師駐防開封，後來北政府深恐馮玉祥勢力膨脹，將他調到北平任陸軍檢閱使，而以吳佩孚的愛將張福來繼任豫督。吳佩孚對於這一個調動並不滿意，因為他早已看出馮玉祥為人詭詐善變，料準他調入北平，將來必定會發生問題；後來二次直奉大戰，果然由於馮玉祥陣前倒戈，而使直系大敗，吳佩孚為之垮台。

在洛陽，我還有許多應酬拜會，其間尤曾去過一趟開封。張福來在開封當河南督軍，聽說我

到洛陽，請准吳佩孚以後，便專誠邀我赴開封一遊。當時是乘坐隴海路的花車，就是專為高級官員所用的專車車廂。車過鄭州，我以為到開封時間還早，這時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正在睡得酣甜，突然間，火砲聲響猛作，似乎還夾得有鼓號齊鳴，軍樂悠揚，我一驚而醒，自車窗外望，只見已到開封車站，而站上懸旗結綵，人山人海，原來是張福來在盛大熱烈的歡迎我。

我在開封只住一天，和張福來談話，竟然發現他純粹是個落伍的舊式軍人，口口聲聲玉帥長，玉帥短，彷彿他除了效忠吳佩孚以外，簡直一無所是。對於新智識，新環境，他幾乎一竅不通，有些問題他答不上來，乾脆就叫他的秘書當場代為答覆。他的顛頂昏庸，使我感觸極深。吳佩孚長處雖然不少，但他手下第一位愛將竟是這樣無智無能的人物，他的前途，實在是很危險。再則，河南是中原腹心之地，古今兵家必爭之所，它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，而像張福來之流居然也讓他當此重任，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。

張福來人高馬大，濃眉巨眼，兩撇長長的八字鬚，顯得頗有威風。他自詡精通卜卦，他也曾為我卜一課，說我必可在四川重振事業，他並允我屆時當盡力協助。

回洛陽不久，我表示有意先回湖北，作收攬舊部，重新入川的打算，吳佩孚非常贊成，除了當時贈送給我若干槍械，並且一口允諾，異日我用兵之時，他必全力支持，隆情盛意，使我十分感激。這一趟洛陽行，在爭取外援方面，我已有很重大的收穫。

於是我先回湖北，轉駐漢口。

### 北洋軍閥吃喝玩樂

湖北督軍蕭耀南，字珩珊，秀才出身，嗜鴉片烟，因此健康情形不佳，臉色灰敗，一點也不像堂堂一省之軍政領袖。他是吳佩孚的部將，對於官場情形十分熟悉，新智識則茫然不解。我去拜會過他，他接待我極為熱誠。

我一到漢口，當年在四川的舊部，便紛紛前來見我，矢志追隨，萬死不辭，其中軍官即達兩三百人，我為安排收容他們，並立即展開規復失地的工作，經吳佩孚和蕭耀南的協助，在漢口成立司令部，部中辦事人員，多達三四百位。而我的衛士，也有三五十人之多。吳佩孚還特地送我十萬塊錢，和好幾百支槍。

北軍在武漢的高級軍官，如漢口鎮守使杜錫鈞、師長靳雲鶚等，和我時相過從，往來十分親密，和他們在一起，自然又免不了吃喝玩樂。這批駐防湖北的直系高級將領，簡直長年不見陽光，他們飲宴的時間，都在午夜以後，每次吃喝，奇珍異饈，各國名酒，其豪華的程度，實足令人咋舌，而且酒色相連，席上必有歌女名妓，執壺陪觴，絲竹齊奏，真是極盡聲色之娛。有一次，一位旅長劉玉春請客，鶯鶯燕燕，珠翠環繞，也不知道叫了多少歌女妓女陪侍。我在那許多女子之中，見到一位很漂亮的姑娘，明眸皓齒，體態輕盈，舉止神情，和那一般歌女妓女大不相同，只是一見就非常面熟，我正略感訝異，主人已經把她召到我的跟前。就近一看，我不禁大為錯愕，

原來她竟是重慶女子師範學校的一位體育教員，早先我在重慶當軍長，還曾禮請到我的家裏，教過我孩子們的舞蹈，誰想到她是為好玩，還是因為生活關係，會淪落到這裏，操此賤業。

異地邂逅，尤其是在這種燈紅酒綠，追歡作樂的場合，她一張粉臉，剎那間紅潮升湧，直如夕陽卸山，而我也只是訕訕的，心裏直在為她嘆息難過。她遵從主人之命，往我的身旁一坐，隔了很久，才勉強解釋的說：

「楊先生，他們都是達官要人，請客的時候，叫我們來奉陪賓客，而我們確實也是為了生活，不得不來。」

那兩句「為了生活，不得不來」，使我益增感慨，為了生活，女教師也會當妓女呢！當時我怕多問使她難堪，輕輕一笑，算是把局面應付過去了。

這夜請客的劉玉春，倒是一個血性男兒，他當年約摸四十多歲，身材高大，頭髮灰白。他本來不是吳佩孚的嫡系將領，但是後來吳佩孚勢力蹙，嫡系將領不能為舊主效忠，反倒是這旁系的劉玉春，還有較好的戰績。

革命軍北伐，義旗所指，一路勢如破竹，一直打到湘鄂交界的汀泗橋、羊樓司，吳佩孚親臨督陣，編劉玉春的三个團為衛隊旅，方始穩住陣脚，打了一場硬戰。後來革命軍圍攻武昌，劉玉春和陳嘉謨的一師人死守武昌，居然孤軍無援的守了將近兩個月，城破時陳嘉謨和他都被生擒，革命軍最高統帥由於他不失為英勇軍人，還曾特別傳令加以優待。

## 漢口游獵禍從天降

在漢口逗留，為時頗久，整天和這一般人往返應酬，有時候談談國家大勢。蕭耀南思想蔽塞，我看他根本就不會讀過新書報，靳雲鶚略微有點新智識，但他性格似乎狡獪深沉，閉口不談國事。有一回我故意提起時在南方的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其他如關外奉系領袖張作霖，這一南一北，都是直系當前大堪重視的，靳雲鶚明明聽到我問，却在顧左右而言他，他分明是很機智，曉得在我這『外人』面前難于措詞。

天天赴宴，夜夜笙歌，為時久了，我便深感這些無謂的應酬實在無聊，尤其白天閑來無事，我很想出去打打獵，一方面散散心，一方面活動活動筋骨，因為我是一向喜歡打獵的。於是經人介紹，認識了一位同好，當地的富紳劉欽生。有一天劉欽生到我所住的日本租界來，請我參觀他的獵槍和獵狗，我欣然從命，到了他的家裏，又認識了一位經營汽車生意的美國人，他對狩獵更是嗜愛，三個人談談說說，十分起勁，那美國人有一艘自備汽艇，從此我們便三人行，乘他的汽艇出發，通常都是星期六在艇上歇夜，翌晨一早出動，作竟日之遊，一直到星期一早上，方始各自回家。

從此便引起地方上的公憤，不久這個日本人再出去打獵，就此一去無蹤，日本領事再三查問搜索，毫無線索可尋。

但是那日本人的獵犬是條忠狗，頗為靈異，牠帶着正金銀行的一批人，去找到了他主人的屍首，方知此人已被殺害。官方查究，當地人士堅不承認行兇，這一樁無頭公案，只好由官方代表賠償道歉了事。

就在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我和美國人乘汽艇到漢口上游六十里的陡埠頭去打獵，抵達目的地後，我們就分道揚鑣。我帶了一名衛士，到一座村莊附近去打野雉，說來令人難以置信，我的目力和槍法一向很好，那天却鬼使神差的，一槍打死了一條耕牛，又一槍打傷一個看牛的小孩。

我一見誤傷了人，連忙跑到出事地點，低頭一看，牛是死了，那牧童正雙手蒙住眼睛，放聲大哭，我問他傷在那裏？他低頭哭着說不出話，我急了，扳開他的手指，看見他眼睛旁邊在流血，不過還好，看起來傷勢並不怎麼嚴重。

急於想要安慰他，我掏出了身邊僅有的四百塊錢，和一張印有我官銜住址的名片，叫他回家去找大人，請醫生趕緊包紮傷口，他儘是嗚嗚的哭着不肯移步。

『日本人又打死中國人啦！』

我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，一霎眼，成千上百的人把我團團的包圍住了，他們掄棍舞棒，氣勢汹汹的大喝：

『打！打！打死他！打死這個東洋鬼子！』

前些時那個日本人被圍毆慘死，記憶猶新，如今眼看鋤頭棍棒就要砍到我頭上來了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亂哄哄裏，我一眼看見人羣中有一位服裝比較整齊的，像是有點身份地位，我趕快上前一步請他幫忙，我向他說明出事經過，並且說：

『是我不好，誤斃了一條耕牛，又誤傷了一位小弟弟，但是我確實有道歉賠償的誠意，無論你們要多少錢，我都甘願拿出來。』

那人一張雙臂，先攔住了鄉民們的棍棒飛舞，然後他皺眉蹙額，十分為難的對我說：

『因為上次有過日本人打死中國人，結果又毫不負責的不幸事故，所以現在這些老百姓會羣情激憤。在這種時候，實在是很難講道理。』說罷，他再高聲的問我：『你到底是中國人，還是日本人？』

我也朗聲的答話，希望全村的人都能聽得見，我說：

『我當然是中國人！』

殊不知他竟落井下石的一喝：

『我看你倒像是個日本人嘛』

報章騰傳楊森「遇刺」

這一來，使我如中雷殛，目瞪口呆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鄉民們又在怒吼咆哮，掄舞棍棒。

就在這緊張危急，間不容髮的剎那，我那名衛士也在一旁急得要命，但他情急智生，他摸出一張我的名片，雙手遞奉給一位老者，再三懇求他幫忙，證明我的身份，平息衆怒。

老者把名片一看，開口就問：『楊森？是不是那個做四川督軍的楊森呀？』

衛士如逢大赦，連聲接答：

『就是，就是，家主人就是楊督軍。』

老者聽了，高高的把我名片舉起，大聲說道：

『你們大家千萬注意，這位是四川楊督軍，你們要講理，不妨到鄉公所去細談！』

鄉民們還有點將信將疑，不過他們激動的情緒平復得多了，大概是暫且決定不打死我，但仍把我當做罪犯，推推搡搡，將我押到了鄉公所。

一到鄉公所，我便站在高處，搶先說明：

『諸位同胞：我是四川督軍楊森，我絕不是外國人，諸位聽我口音就可以知道了，外國人說中國話，那有這麼流利自然，口齒清楚的？今天我到貴鄉來打獵，很不幸的誤傷了一位小弟弟，我自己心裏也是非常難過，但是幸好這位小弟弟的傷勢不重，我要馬上喊輪船，送他到城裏醫治，除了把他醫好以外，當然我還要賠償損失，至於應該賠償多少錢，只要諸位開口，我一定照辦。剛才我已經把身上所有的四百塊錢賠給他了，進了城我再給他一千塊，萬一不幸這位小弟弟死了，我楊某人也願意給他抵命！』

於是，那位老者排開衆人，往我身邊一站，

他高聲宣示的說：

『楊督軍說的話，句句屬實，他所提的辦法，也是非常誠懇。依我之見，這件意外的不幸，就照楊督軍的意思辦好了。』

他這麼一說，羣情洶湧的鄉民總算是答應了，後來我才知道，真是我命不該絕，因為這位老者正好就是當地的鄉長，所以他才有壓制憤怒民衆的力量。

人羣漸漸的散去，老鄉長這才告訴我，受傷的那個小牧童，他父親前天才翻船溺斃，家中祇剩一位寡母，境况非常可憐，因此才以小小的年紀，幫別人看牛，混一口飯吃。我聽他這麼說，不禁也感慨歎，當時我命衛士儘快去找到我那位美國獵友，就用他的汽艇，載那受傷的孩子赴漢口就醫。我把他送到漢口最有名的醫院，請托醫生，務必儘快使他痊癒。

一場虛驚，鬧了一天，回到住所，幾已精力竭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。次日一早，用早餐時，衛士送上報紙，攤開一看，我不禁又好氣又好笑，原來當地報紙都以大字標題，登載着這麼一條匪夷所思的新聞：

『川督楊森行獵遇刺殞命』

『蕭督震悼簡員妥辦善後』

兩三天後，那孩子的傷勢早已痊癒，因為我那顆闖禍的子彈，其實僅祇擦眉而過，使那孩子受了點皮傷，他恢復原狀，我派人送他回鄉，想起老鄉長說起他的淒涼身世，我又送了兩千塊錢給他兩母子，省吃儉用，這些錢儘够把那孩子撫養成人了。一場禍事圓滿解決，真叫是不打不相識，

從此我到那個村子去打獵，闖村男女老幼，幾乎夾道歡迎，還有許多人家整治酒席，留我喝酒，我倒着實叨擾了他們不少頓飯，野餚家釀，人情味醇厚無比，和鄂軍將領的山珍海味，相差何止道里計。

事隔十好幾年，到了抗戰時期，我奉命戍守鄂南湘北，和日軍勁旅相峙，三度會戰，三次大捷，一天，忽然有一位自稱姓劉的青年，帶了一個很漂亮的女人，要來見我，他說他就是當年在漢口鄉間被我誤傷的那個孩子。小學畢業以後，唸了一年中學，曾經在漢口警察廳做過巡官，日軍進佔漢口，他便逃出來，想在我的司令部裏找個工作。當時我頗感懷疑，因為兩軍對陣，戒備極爲森嚴，他怎麼可能帶個美女逃過來呢？但眉毛上的傷痕尚存，是一證據。我怕他是日本人派來的間諜，不過我見他人很聰明，於是派他當上尉副官，暗中命人特別注意他的行動，後來長沙三次大捷，日軍退却，這個人果然就神祕的失了蹤。

在漢口時的獵友，還有一位外國建築師，他和我一樣，除了打獵還喜歡騎馬，在漢口跑馬場附近蓋了一幢房子，他看我在日租界賃屋而居，一個月房租要花一千多，因此勸我花個兩萬塊錢，乾脆自己造幢房子住。我一想這個主意倒還不錯，於是就拿錢蓋，可是屋子還沒蓋好，我已啓程回四川了。

### 長沙行結識趙恆惕

趙恆惕（炎午）統率湘軍，駐防長沙，形成南北二軍的緩衝地帶，當時的湖南，也屬於半獨

立狀態。我曾去長沙專程拜訪，那時候長沙還沒有汽車，我的專車一到車站，就看見趙恆惕派來接我的四人大轎，我實在不習慣坐四人抬的轎子，但又盛情難却，祇好坐上去。我眼中所見的湘中氣象，和北洋政府統治的地區大不相同，官員樸實無華，民衆克苦耐勞，大有欣欣向榮的朝氣。在長沙的軍政首要招待貴賓，沒有盛大排場，山珍海味，酒伎侑觴，留連竟夜，相反的却是簡單樸實，一派親切。平時吃飯上菜，就由衛士擔任，衛士不曾經過訓練，笨手笨腳，有一次緊張過度，居然把菜湯潑在我的身上，我怕主人看見難為情，故意呵呵大笑，但那位衛士憨態可掬，仍還是十分恐懼的樣子。這是我第一次入湘，完全是作客性質，前後逗留一星期，承趙炎午一見如故，連日親陪，遊玩了許多名勝，更交換了不少意見。

我曾由趙炎午陪着，去參觀了嶽麓山上的湖南大學，後我又乘車南下，往遊南嶽衡山，這裏相傳是虞舜巡狩，所到的最南一地，連綿七十二峯，跨長沙、衡州兩府。祝融峯高達一千二百六十六公尺，氣魄雄渾，冠絕全湘。又有回雁峯，說是北雁南飛，到此就要往回飛了。我祖籍湖南衡州西渡市，現在改爲衡陽縣址，其實就在衡山脚下，蒸水之濱。

趙炎午以知己視我，我們談論時勢，暢所欲言，真是痛快已極。記得有一天他問我說：『你對北方政府的觀感如何？』

當時我不假思索，脫口便道：

『非垮不可』

他連連點頭，表示同意，他說：我也做如是觀。歇半晌，他又搖頭慨嘆的繼續說道：

『實在是不行了啊，帶兵的不知兵不練兵不與兵接近，爲政者毫無計劃毫無主張毫無定見，機關浮濫，因人設事，各省只有省長一人的主意，至於如何求改進，如何謀人民福祉，根本無人過問，無人關心，更不要說是有人推行了。各級將領，莫不高官厚爵，淫佚驕奢，過的是醉生夢死的生活，行的是作威作福的官僚作風，對於國家大事，懵懂無知，甚至南孫北張的威脅迫在眉睫，他們也視若無睹！』

他說的南孫北張，自然是指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奉系領袖張作霖。我將他的痛切陳辭細細推敲，再拿我自己自宜昌而洛陽漢口，多時以來的所見所聞一一印證，事實確實如此。吳佩孚雖然是北洋軍中的佼佼者，以關岳自況，潔身自好，一切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前提，很想爲北洋一系開創新的局面，可是却正應了一句老話：『獨木難支大廈』，北政府的腐化已非一朝一夕之事，爭權奪利，上行下效，吳佩孚即使鞠躬盡瘁以至於死，也是無法挽狂瀾之既倒。

趙炎午坐鎮長沙，却將北方大勢看得這麼透澈，確曾使我肅然起敬，可是接下來，他又披心瀝胆，向我說了一番肝胆相照的話，他說：

『北洋政府的垮台，只是時間問題，與乎垮在什麼人的手裏而已，四川與湖南，唇齒相依，休戚與共，我們兩兄弟，務必要切實聯絡，相互提攜，萬一真有一天，我無法支撐這個局面，我會到四川找你，倘若你那方面出了問題，也請你

來湖南。總而言之，如今天下紛紛，國事如麻，你我當前最重要的事，便是整軍經武，充實力量，你過去在四川努力建設，很有成績，這正是我所要做你的地方，請你切記，我們今後要密切攜手，通力合作！』

一番由衷之言，說得我非常感動，兩人一敘年齒，趙炎午長我二歲，於是我們兄弟相稱，我敬重他的爲人與識見，稱他爲老哥，他一再叮嚀我，無論如何，要把西南的力量結合起來，先獲取內部的安定，然後纔可談到向外發展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曾向他訴說自己的苦衷，我很坦然的告訴他：『民國開元以來，四川一向是羣雄角逐之所，但凡稍有實力的人物，都有他個人的見解和抱負，各持己見，自行其是，誰也不肯服誰，這是四川人最大的弱點，不像北邊那樣容易收政令合一之效。』

他聽我這麼說，大不以爲然，聲聲冷笑的答道：『什麼叫做政令合一？我告訴你，有錢才能使政令合一！得了錢就肯聽別人的話！再說，聽了話時又怎麼樣？真正要幹起來，誰會聽命於誰？』

我以他這種說法，檢討我過去失敗的教訓，頗有恍然大悟之概。這是我與趙炎午訂交之始，深感出川以來，從未聽過這麼坦率而有益的忠告。趙炎午真不失爲一位胸襟磊落，目光如炬的男子漢，大丈夫，他在一部民國史上，自有其重要的地位。往後我們相交歷時五十多年，直到他在台北病逝爲止，我們可以說是全始全終的一對好友。(未完)